



# — 两岸客家史 研究

—  
张正田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 两岸客家史 研究

—  
张正田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岸客家史研究 / 张正田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21. 8  
ISBN 978-7-5225-0278-6

I. ①两… II. ①张… III. ①海峡两岸—客家人—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40206号

## 两岸客家史研究

---

作 者 张正田 著  
责任编辑 习 欣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271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25-0278-6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张正田君是我十余年前在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指导的博士，如今他在福建的龙岩学院客家研究院任教数年，教学之余，埋首研究笔耕，得以完成这本大作《两岸客家史研究》，本书和他的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都呈现出他的史观：即是客家历史文化，不应该以台湾海峡来切分为“中国史”与“台湾史”两部分，因为历史文化是不可能断根的，如今他这本大作正是如此忠实反映出他的史观，我个人也非常欣见他这本大作能付梓问世。

正田做学问的观察视角非常敏锐，往往一个历史小现象小问题，他却能深挖详考其历史背景，从我指导他博士论文时（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被遗忘的大清“忠魂”：清代苗栗堡客家义民信仰研究》），就发现到他这一点学术功力优势。在他以我们故乡苗栗县的诸间客家义民庙为博士论文题目时，我还曾替他担心会不会因为这几间庙方的相关材料就这么几本而不够用，建议他要不要从清代一直写到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他在深挖各种历史材料后，很有自信的跟我讲写到清代就应该足够，事实上他后来因此写出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鸿文，我也着实佩服他的学术功力。

关于他的大作，我个人首先就相当佩服其第一篇，因为在我们客家人正在形成时期的“前客家时代”之唐宋之际古汀州八县，相关史料其实非常之少，他却能写出至少四、五篇的鸿文，有考有论，令人赞赏。此外他的第二篇也很有特色，主旨是在论证汀州客家人在台移民的现象被台湾日据时期日本人严重错估少估之情形，以前我们研究台湾客家历史文化时，往往并没有想到这问题，也往往就以1926年日本殖民政府所估的人口资料，来推算在台汀州客家人之数目。但正田却敏锐的发现这笔数据大有问题，因为若以日本人那次估计，在台汀州客家人口竟仅占当时全台湾总人口的1.1%，这是与史实不符合的，所以正田这部分的成果，也在闽台客家历史渊源上呈现了不少学术贡献。虽然他主要

是在观察我们“桃竹苗客家区”与“大台北地区”的汀州客家分布情况，不过我个人倒期勉他是否未来能展开全台湾大调查，看看究竟在台汀州客家人，应该占台湾总人口的多少比例才较符合历史真相？不过因为史籍残缺之故，这工作其实也着实不易。又另外，他在本篇的《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清代新庄之兴衰》一文，也提出了历史上在台汀州客家人曾经参与建设过的台北府新庄街（今新北市新庄区），为何在清中后期曾一度中衰的历史原因，他所提出的“另一河道”淤积与新庄之城镇机能衰弱大有关系，这就我所知也是以往客家界或历史界未有人提出的新说，值得深读。

正田的第三篇在写我们俩共同的故乡：台湾苗栗县的客家历史，篇篇论证扎实，论述前人未有论述之说，其中有几篇，也是积累了 he 以往写博士论文之后的学术成果，相当具有可读性。在第四篇，正田也扩及论述了两岸客家的几个历史与未来发展的问题，可以看出正田常有的对客家古今对话与对客家未来之关怀，深信读者读后必有所获。

是为序。

彭钦清

2019/10/6 序于台北木栅

## 序（二）

客家民系的原乡在赣闽粤三省交会的地区，即赣南、闽西、粤东。这个广阔之地，被称为“客家大本营”，由此区向外发散扩充，近代许多客家人陆续迁移至珠江三角洲、粤西、广西、台湾，甚至有远播蜀地的。在同样的迁移时期，更有不少客家人漂洋过海迁移到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大洲。

这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拥有深厚优越中华文化的古老传统之民系。客家研究的创始学者罗香林先生提揭两个观点，一是客家民系乃从中原（狭义的中原，古语中州，即河南之地）五次南迁至华南形成；一是客家民系先人是中原士族贵裔。随着客家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多有学者已经在罗氏的客家学术基础上往前修正，而能认知客家先民确实是从广义的中原许多地区往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迁移，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随着漫长的历史，渐次逐步地，先南迁到长江流域的中游、下游，在华中地区定居、生活了一段历史时间，该地的客家先民又因各种因素而逐渐往华南迁移，于是慢慢地、渐渐地、分批地迁移到赣南、闽西、粤东，最后由于会聚集居于同一个地理区域，随着时间演进，这一大群人累积蕴蓄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信仰、语言、生活，成为一个文明族群之共同体，由于与原本在这个地区的先住民系不同，被称为“客人”或“客家人”，就是“从外面来此作客之人”的意思，因此，客家人自己也就顺势而自我称谓自己为“客人”或“客家人”，此即客家民系的形成。

再者，原居中原及再居华中的客家先民，亦非纯粹皆属士族贵胄，他们其实就是北方汉族的社会各种阶层人群，既有贵族、官吏、儒士，也有各行业的平民百姓。但由于南迁群体中，必有士儒官宦家族，所以，他们必将中原文化语言思想学术以及礼乐衣冠等文明传统南传保存并予以延续发扬，所以在客家大本营，其实是以原有的先祖先贤在北方就已创立的人文价值体系为“我群”之生活、生活的核心，因此，在今日的客家民系之中，仍然保存着源自中原古

老的华夏民族的基本观念和信仰，特别是传统语言文化以及儒家伦理。

然而，学者也指出，客家先民从中原原乡渐次南迁到华南，亦不可能长久保持着在中原时期本来的血统，他们在南方，不免会与当地土著发生族群的接触，于是难免会产生冲突、交流、互动、融合，所以客家与土著混血的情形，必然存在，因此，就有一些学者好作惊世之语而倡言“客家人是少数民族而非中原汉族之后裔”的论调。其实，此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当客家先民南迁南方之时代，他们的文明是发达成熟的“农业城乡文明”，他们的人口数量不会太少，而相对于此，彼时赣南、闽西、粤东的少数民族是多氏族且属于部落型文明，以较原始的山林垦种和渔猎为生活方式，人口数量不会太高，所以，中原的华夏民族的客家先民入占赣闽粤边区，与少数民族接触，固然在“涵化作用”下，会吸收少数民族的某些物质、精神文明要素和成份，但却保存着自身的文明体系和结构，并且扩充增益了自身的文化内容，相反的，少数民族却逐渐地被同化，慢慢地衰弱或消失。因此，客家民系与当地土著的相对局面，是客优土弱的，客家民系仍然是中原原生的客家先民的南迁胄裔，而且在赣南闽西粤东之区域，成为优占型的民系群体。

赣闽粤之交的边区是山地丘陵地理环境，客家民系的生活随着人口繁衍以及过度开发而愈形艰难，所以从明中叶之后，客家人陆续从此原乡向外“离散”，到异乡开拓、定着而另行发展，虽说是“离散”，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亦是客家民系的“开枝散叶”之“灵根再植”。所以，许多客家人移入的异乡，经过一个拓垦定着的时期，又逐渐成为客家移民的新乡。其中，离开大陆而渡海播迁的移民大潮流，最近就是到东南亚、日本、台湾；前两者是外邦，所以客家民系到彼地，变成华侨或海外华人，而后者则是中国自己的土地，由客家大本营移垦台湾的客家人，则是国内移民。客家人渡海过台湾，参与了中国人民近四百年来在台湾的开拓建设之事业，台湾客家民系的贡献，功德深厚，不可忽略。

从罗香林先生开创了客家学术研究之后，客家研究持续地发展，数十年来在两岸以及海外，显出相当成绩，甚至还有所谓是否应该建立“客家学”的讨论。客家研究，是一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呈现多元丰富的面貌和内容，在人文学方面，主要是历史学之取径，也包括了客家文学艺术的探讨。社会科学方面，则有语言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经济学、观光游憩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和分析。当然，更多的客家研究的学术进路是综合的，也就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整合之方法来探究、诠释客家民系及其文明总

体或个别内容。再者，客家研究如同其他学术研究方式，亦有宏观的和微观的研究，就历史学进路而言，则有史料史实的考据，也有史事存在之意义的诠释。

中国文化历史的总体，是客家民系的源头；客家先民的文化历史，是客家民系的先祖往圣前贤的谱系，赣闽粤边区的“客家大本营”，是“花开五叶”而扩展播散于国内以及海外的客家群体的“五缘之原乡”。站在台湾客家人的立场和感情来说，上述四项中土客家先民、客家民系的文化历史重点，与台湾客家民系的文化历史，则具有父母与子女的天伦相连之深刻性和连续性。台湾的客家学者，从中国大历史以及“原乡新乡五缘一体”的观点之下，进行客家文化历史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具有“春秋大义”的诠释弘扬之学术工作。此是具有中国史德史识的学者最在意的研究创作之路径。

中国史学秉承孔子著《春秋》的严夷夏大防之精神。孔子的“春秋大义”，由孟子加以阐释，而由司马迁的《史记》传承弘扬，其修纂历史不止是事实材料的铺陈描述，而是在华夏神胄的文明生命体中，儒者具有一种基本创述诠释的任务，就是其整理、创作与文史相关的著作时，他是基于为国家、生民建立“王官学”宗旨为目的而进行其研究与著述。所谓“王官学”，是指中国儒家《六经》之义，它合经史而为一体，在其中，依据仁义之道，来论述史事史实，表现了孔孟仁政王道的论述性和批判性。这种传统，始于孔子，一脉相传承而不断，甚至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大儒之创作亦是如此，如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以及熊十力、钱穆、徐复观等先生，实无有例外。就台湾儒家而言，如连横、洪弃生、丘逢甲、叶荣钟等先贤，其抗日的文史论著，皆深具“王官”与“春秋”的微言大义。

客家研究的历史领域的创著，为数不少。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影响，中国史学界也强调“史料主义”的“泛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反对所谓史观、史德、史识的具有人文道德价值判断的传统中国儒家观念之历史学，因此，不少客家历史研究亦沦为史料搜罗铺排而就事情之表面现象进行的白描之“研究报告”。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客家史学学者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儒家之风气影响，其研究喜效“疑古派”，好作否定正统之说，或好作惊世骇俗之语，故有一些“客家人源流史”之专书或论文认为客家民系不是中原族裔，或说客家民系是少数民族，或又宣称客家民系是与中原南迁的汉族混血而主体仍是少数民族之民系。在台湾，更有学者主张台湾客家人的血统以南岛语族为主，而与华夏民族无关，换言之，就是宣扬“台湾客家人不是中国人论”。这

些索隐行怪之论，连起码的学术规范的客家史著作也谈不上，但近年却蔚为风气。此种粗疏鄙陋之“治学态度”以及具有“国家分裂主义”之意识形态的所谓“客家研究”和“客家人源流史研究”，显示了近年的客家研究，存在一种歪风，就是欠缺严谨的史料文献之考证，毫无学术研究的忠诚敬慎之涵养，只凭空漫尔想象而虚空构划某种“射箭之后再画靶”的伪论。

因此，研读当今的客家研究特别是客家史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就必须严谨地选择治学敬慎而优秀的学者之论著来阅读学习，才能得其正知正见。

青年史学学者张正田，最初攻治唐朝政治军制史，其史学既有考据学之取径，亦有史学义理的分判和诠释，兼具史义史识的基本架构和内容。后来，他逐渐关心客家人的源流和发展，遂以自身的史学涵养和能力而深入研究大陆和台湾的客家民系的历史。正田以台湾客家民系的“义民爷”信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来诠释台湾客家人的保乡卫土的“春秋精神”，在乾隆末年台湾中北部林爽文民变的动乱之局中，北部客家人为抗拒林爽文部众残害乡土家园，遂组织客家团练以武力保护客庄及其庶民百姓，这是忠义于自己父老乡亲以及祖宗庐墓的大义所在而有的表现，合于朱子所言的“忠孝廉节”的儒家伦常。正田依据春秋大节的史德来撰述了台湾客家义民爷信仰中的忠心义气之史实。这不正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儒家史观的诠释，虽然书写的只是清朝台湾一个客家史事件，但其意义却是彰着了客家民系的民族文化深远博厚的道义，其中秉持的是孔子《春秋》到史公《史记》一直到船山先生严夷夏之防的史论以迨今日之当代新儒家的钱宾四、徐复观等大儒的“以史论经”之“王官学”之经史合一精神。

近年来，正田陆续研究创作了一系列相关的客家史之论文，集结汇整成为一本专书，其以素朴的态度命书名曰：《两岸客家史研究》。此部客家史的结构是依据上述的原则和取径而创作的，在空间的尺度上，正田有宏观的大历史时空架构，亦顾及微观的小历史时空架构，所以从唐宋之交而研究阐述了客家先民尚未接触或已初始进入的闽西汀州的族群开拓垦殖和冲突融合史，再又以台湾为一个整体空间尺度而从明郑直迄日据时代的“汀州籍客家人”之开发建庄史和文化宗教史以及人文生态史来加以探索、说明、诠释。其中有史实考据学亦有史义诠释学，可谓兼具史观、史学、史德、史识之功夫和方法，而呈现了深入的“台湾汀州籍客家人史”的学术境界，由于此前，有关台湾闽西籍客家民系之宏微两观兼具的历史考据诠释学之研究创作几乎没有，所以正田此

书的此部门，可谓是台湾客家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再者，正田又以护土爱乡的情怀而关注了他的家乡台湾苗栗的客家人开发拓垦史、苗栗客家人及其相关人物的忠义节烈史，在其中，以地方小历史为题材，却在内容中呈现了儒家型史家的“春秋大义”。

青年史家张正田据其历史学以及其历史专业素养而衍生发展的两岸客家先民和民系的史学著作，是一部含有“王官学”精神又具有“百家言”的“以史论经”的杰出创作，就历史的流变中而显示彰着了中华文化和客家圣贤的常道。

正田与我长年来有师友之情谊，我读其史著，喜悦并且敬佩其中国儒家仁义之本质实践性，所以乃以愉悦欢喜之心，敬撰此序，用以肯定表彰焉。

潘朝阳

序于台北天何言斋

己亥 2019 年 12 月 7 日 大雪

# 目 录

序 (一) .....	1
序 (二) .....	3
导 论 .....	1

## 第一篇 唐宋闽西的“前客家史”探究

第一章 唐宋之际汀州辖区变动与汀江流域开发关系 .....	11
第二章 唐宋之际汀州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史料疑问 .....	24
第三章 论唐末五代汀州战事与汀州人的“族群接触” .....	30
第四章 唐宋之际伏虎禅师与汀州客家先民开发环境关系 .....	43
第五章 古汀州客家八县内部地域次分区的初步想法：“宁化型” “清明型”“汀江型”“连城型” .....	49

## 第二篇 渡台的汀州客家人研究

第六章 论明郑大将刘国轩的“投国姓”与“降清廷” .....	59
--------------------------------	----

第七章	朱一贵事变之际汀州府客家人对台湾历史贡献 .....	66
第八章	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清代新庄之兴衰 .....	74
第九章	从1926年台湾汉人籍贯调查看台湾汀州客家人地理分布： 以“大台北”和“桃竹苗”两区为例 .....	88
第十章	台湾汀州客家后裔文化生态的异同：以淡水鄞山寺附近、 桃园十五间村为比较中心 .....	100
第十一章	坚持永定情，不忘祖宗言：桃园十五间村永定胡氏家族 语言文化生态 .....	107

### 第三篇 台湾苗栗客家历史

第十二章	从“巴里”经“猫里”到“苗栗”：从“三汴圳”看苗栗市 地区在清代的开发 .....	115
第十三章	福建漳州张廖家族移民台湾研究：以台湾苗栗铜锣湾张姓 为中心 .....	125
第十四章	台湾苗栗县客家地区“土牛红线”与“紫线”的历史空间比较 ..	137
第十五章	清代苗栗“历史族际冲突”与今日“融和” .....	146
第十六章	被遗忘的大清与苗栗“英雄”：程峻、寿同春、钟瑞生、 与苗栗义民军 .....	157

第十七章	从台湾客家庙宇楹联对楹联看台湾客家汉人华夏文化认同： 以台湾苗栗义民庙为例 .....	174
第十八章	台湾日据时期苗栗“天香吟社”的历史意义：以该社核心 人物为中心 .....	182
<b>第四篇 苗栗之外的台湾客家史与未来发展</b>		
第十九章	从经济开垦到台湾抗日：以新竹“金广福”姜家事迹 .....	195
第二十章	林爽文事变时台中神冈北庄客家“义民首”李安善事迹 .....	203
第二十一章	平镇褒忠祠“分香”自枋寮义民庙“传说”的再思考 .....	222
第二十二章	两岸客家面临城市化下观察客家未来： 以深圳与桃园两市为例 .....	235
结语	.....	243

## 导 论

海峡两岸客家，一衣带水也血浓于水，彼此有连续性与相关性的历史演变关系，笔者在二〇一五年以前尚未来龙岩学院的闽台客家研究院工作前，即抱着这种史观研究客家历史，自来龙岩学院服务后，更着眼于海峡两岸特别是闽台两地客家历史的科研工作。本书是笔者近几年陆续发表的文章或会议论文，再屡经修改而成，虽其中有些章节是二〇一五年以前的写成，但中心思想仍一以贯之，即是海峡两岸的客家历史，不可能因任何人为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台湾海峡当中一刀两断，来“以岛论史”“台湾岛史”的这种狭隘论述所桎梏。

千余年来客家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江西赣州的摇篮中酝酿，与在福建闽西汀州的具体形成，再迁徙到与汀州同属一自然小区域“汀梅纵谷”之广东梅州一带发扬，尔后再往海内外包含台湾在内的历史迁徙，其实客家历史可以研究的范围相当丰富，本书限于篇幅，只能先重视闽台两地客家历史论考，此为本书最主要的核心成分。

本书第一篇中共有五章，都是论述福建闽西汀州客家的历史与观点。这一篇中大部分的章节，倒并没有太着重在相关史学界常着重论述之宋元明清时期客家历史，而是着重在唐宋之际客家人尚未形成前的“客家先民”或“前客家”时期的汀州之历史考论。“前客家”是著名学者杨海中先生提出（《石壁与“前客家文化”》，《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3月），认为在客家人形成之前的“前客家”历史文化，也应当为客家历史学界所重视，笔者也有此观念，所以写下本篇前几章。本篇的五章，分别是第一章《唐宋之际汀州辖区变动与汀江流域开发关系》、第二章《唐宋之际汀州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史料疑问》、第三章《论唐末五代汀州战事与汀州人的“族群接触”》、第四章《唐宋之际伏虎禅师与汀州客家先民开发环境关系》、第五章《古汀州客家八县内部地域次分区的初步想法》。

第一章《唐宋之际汀州辖区变动与汀江流域开发关系》，本章是考论唐玄宗开元年间初设汀州后，汀州曾历经几次大的辖区变动，一个是州治由新罗县改为长汀县、一个是旧的新罗县从武夷山东麓迁徙到较接近漳州的九龙江流域，且新的新罗县改名龙岩县后也改隶属于同流域的漳州管辖、一个是同一年间闽中一带的沙县又改归入汀州管辖、一个是到五代时沙县又被割出不再隶属汀州管辖。唐五代这些不同的汀州辖区变动，实有不同的历史空间变动意义，代表国家在逐步找寻更合理的汀州区划空间。又五代时沙县割出后，汀州辖区将稳定化直到清朝灭亡为止都没有再大幅变动，本章亦有略探到两宋期间的福建段汀江流域开发状况。

第二章《唐宋之际汀州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史料疑问》则是对相关史学界常征引《通鉴》一条关于宁化在唐代晚期的894年，宁化县还有两万少数民族起义事件记载，本章尝试作一考论，认为于史实颇有不合之处，故推估认为这些两万宁化人民起事，其实很可能大多数是汉人移民为主，是王潮与后来闽国政权的记载，污蔑他们为少数民族为“蛮”。

接着承续下来是第三章《论唐末五代汀州战事与汀州人的“族群接触”》，本章是在讲客家人尚未形成前，因唐末五代战事牵连汀州，人间战火与造成汀州人民困难并与“外州兵”的人间战事“接触”，而可能使当时汀州人产生某种程度的“我州人”的“我族概念”之尝试探讨，但本章并不可能就此妄言此时的汀州已经产生了客家人族群意识，这是本章所要强调的部分，但是在“先客家”时期，本章这段历史过程是可被讨论的，故尝试作此章论之。

第四章《唐宋之际伏虎禅师与汀州客家先民开发环境关系》是笔者对伏虎禅师信仰与汀州客家先民的开发环境关系作一小探，认为伏虎禅师信仰在宋代会在闽西一带发达，很可能与唐宋时期汀州当地尚处虎豹与森林遍布的原始环境有关。当时闽西当地人需要借着伏虎禅师能“伏虎”的传说，祈求自己能在“开山打林”“筚路蓝缕”之开垦过程中得到某种心理平安与福气，故此信仰在闽西逐渐兴盛。

至于第五章《古汀州客家八县内部地域次分区的初步想法》，则是对汀州八县是否能做进一步的区域研究作尝试性的更细部次分区之探讨。本章可谓初步探讨明清汀州客家的细部地域该如何分区的问题，在以往研究脉络下，学界已开始注意到闽西内部，还可以分为“汀江流域”与“闽江上游”的“九龙河流域”之两种闽西内部地域次分区是有所不同的，学界大多称为古汀州可分为

“两江流域型”。本章承续各学科以往研究成果，暂提出一个初步想法，将以往“两江流域型”的汀州，再细分为“宁化型”“清明型”“汀江型”“连城型”四种次分区，旨在或能替学术界对明清汀州该如何做更进一步的分区，以利未来研究，做一点抛砖引玉之效劳。

本书第二篇主要是探讨古今渡台的汀州客家人后裔历史演变之过程与现况，众所周知，汀州客家人在明末到清时期渡台后，在台湾不同地区，有些演化为改讲闽南语的“福佬客”也不甚认同自己是客家人。但有些则尚保持客家本色仍讲客家话，甚至在北台湾“桃竹苗”客家区（桃园、新竹、苗栗等县市中的客家乡镇）有些自然村、家族聚落，仍还有汀州客家后裔还能讲汀州客家话，这些不同的演变，饶富历史古今趣味，故本篇文章多旨于此。本章计有以下诸章：第六章《论明郑大将刘国轩的“投国姓”与“降清廷”》、第七章《朱一贵事变之际汀州府客家人对台湾历史贡献》、第八章《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清代新庄之兴衰》、第九章《从1926年台湾汉人籍贯调查看台湾汀州客家人地理分布：以“大台北”和“桃竹苗”两区为例》、第十章《台湾汀州客家后裔文化生态的异同：以淡水艋舺山寺附近、桃园十五间村为比较中心》、第十一章《坚持永定情，不忘祖宗言：桃园十五间村永定胡氏家族语言文化生态》。

第六章《论明郑大将刘国轩的“投国姓”与“降清廷”》，本章延续目前学术界对明郑将领，汀州客家人刘国轩的相关专文研究成果，提出对刘国轩为何“慕义”归于延平王郑成功麾下，历经郑经、郑克塽三代不改其志，到对刘国轩何以在澎湖海战战败后决意“降清廷”等两件刘国轩人生重要抉择做一新观点的讨论。刘国轩可谓是汀州客家人移民台湾的始祖之一，对其之研究，也代表本篇要旨的时代起始点。

第七章《朱一贵事变之际汀州府客家人对台湾历史贡献》，是讲清康熙末年朱一贵事件，以往学界谈论的也多，本章尝试从“庶民史”角度观察清代初期台湾朱一贵事变前后，几批古汀州府客家人移民来台之最初地点与古今情景，与同样是古汀州府客家人的“把总”军官，永定人石琳、长汀人林富，为平定朱一贵事变力战而亡，捐躯台疆。这些曾为台湾贡献过的古汀州府客家先民，对台湾或台湾客家人之历史其实功不可没。而朱一贵事变当初，台湾汉人的居住地，大多数还是以南台湾为主，这前后几批渡台的汀州客家人后裔，今日理当大部分融入南台湾的“六堆客家庄”成为六堆客家人了，但也不能排除有些可能已经福佬化，譬如原先拓垦今高雄市内门区一带的那一批。

第八章《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清代新庄之兴衰》一文是以自然地理角度中河道变迁视野，探讨原先应该是北台湾“大台北地区”（指今日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三市）中，原先是由汀州客家人开垦的重要区域城镇“新庄、泰山”一带，为何在康、雍之际成为大台北地区的一大核心城镇，又为何在嘉、道之际逐渐没落，汀州客家人在大台北势力也逐渐衰退，间接使泉州闽南人城镇“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兴盛取而代之之原因，也使闽南语取代了客家话，成为大台北地区的强势语言。随着这类的历史原因，今日大台北地区，已演变成没有所谓的“台湾客家乡镇”，连本区闽西定光佛信仰所在的新北市淡水区（2010年以前为台北县淡水镇），也已不是台湾客家乡镇，当年在大台北地区留下的客家后裔，也都已成为“福佬客”，多改认同闽南了。笔者当初作此篇文章时，心中不免替台湾客家历史沧桑感到唏嘘。

延续了前章，第九章《从1926年台湾汉人籍贯调查看台湾汀州客家人地理分布：以“大台北”和“桃竹苗”两区为例》一篇，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日本人对台湾人进行强迫性的“人口调查”，其虽是不人道“侵犯台湾人人权”强行调查之产物，但却也意外地留下台湾各籍汉人族群人口历史纪录，其中以1926年日本人对台湾汉人的旧籍贯调查（实际执行约是1920—1925年），对台湾汉人来源自清代哪个大陆的府州之调查情况，相对而言较为准确，似乎也可以从中初步了解清代台湾到日据台湾初期，从古汀州府移民到台湾各地方的客家移民区域分布状态，为海峡两岸一衣带水一脉相连的客家移民史，作“区域史”或“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空间分析。本章尝试由台北周边地区的“大台北”，与台湾北部最大的客家区：桃园、新竹、苗栗等县市之“桃竹苗”地区，看当时汀州客家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与发现了当时日本人调查有一定程度的误差。这个误差就是日本人当年搞不清楚状况，错误地把汀州客家人估为广东籍客家人或闽南人了，譬如本章中提出笔者老家苗栗县的永定江姓大家族，在当时竟被错误当成广东客家人，所以全台各地理论上都可能有闽西汀州客家人，只是被日本人严重低估了。

延续前章，第十章《台湾汀州客家后裔文化生态的异同：以淡水艋舺山寺附近、桃园十五间村为比较中心》是谈大台北地区的淡水区一带三个已经福佬化的乡镇，与“桃竹苗客家区”中一个仍然保持客家认同以及还会讲汀州客家化的自然村：桃园市的十五间村两者做一比较，第十一章《坚持永定情，不忘祖宗言：桃园十五间村永定胡氏家族语言文化生态》，则是专论桃园市十五间村以